

十多年前 SARS 的威脅，對民生帶來的震盪，到今天仍有餘悸。誰不知，現今的非典型肺炎帶來的影響，較當年的 SARS 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不只是健康，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也帶來新一波的「革命」。全世界要學習生存和生活的「新常態」：過去以為是「必須」的，今天顯得「不再重要」；一直以為是「次要」的，現在卻成為「重要」了。人人面戴口罩，沒辦法以真面目示人；人人潔手消毒，沒辦法握手接觸。人類的生活，簡直來了個大逆轉。

作為全球一份子，傳道牧者也進入「新常態」生活和事奉方式。線上崇拜、網絡查經主日學等等，總離不開互聯網的使用。以往出外事奉時間較多，現在在家時間更多。其實對傳道牧者來說，是一個很大的適應，過去的訓練和事奉，都是以「實體」為基礎，因為事奉性質是以人為本；講道、探訪、查經、主日學、輔導等等，都是面對面的事工。另一方面，他們也需要重新學習，使用高科技作新的牧養方法，這些東西神學教導是沒有涵蓋的。如果傳道人是「科技盲」，學習起來會倍覺辛苦。

作為宣教士的我，無可避免也因疫情受到一些衝擊；這不是肉身上的問題，乃是心靈裡面。韓國雖然一直有確診個案，有一段時間甚為嚇人，叫弟兄姊妹非常擔心我們的安全；然而我們身處的全州這城市，卻是出奇地安全。從發生疫情以來，只有兩個確診者，並且沒有擴散。但為了防疫緣故，全州與首爾等地區一樣，學校停課、教會暫停實體聚會、娛樂場所暫停營業。到了近日，疫情稍緩，學校開始復課，教會開始如常聚會。我兒子天諾也重新回校復課，人人帶口罩，班房裡座位相隔一米（以往兩人相連一起坐的情況消失了），課與課之間沒有小息（怕學生有空檔聚在一起玩增加感染風險），午飯時也相隔一張空檯距離，體育課因為要戴口罩，所以不再做劇烈運動，只玩一些小遊戲……。

我們負責的全北大學教會，是借用學校社團的房間聚會。這個學期大學沒有復課，社團也不能回校聚會。因此，雖然這邊沒有疫情，弟兄姊妹也常問我們甚麼時間開始實體崇拜；但因為大學這樣的安排，感覺在這時使用社團地方聚會不太好，容易招人話柄；加上韓國人對中國人存有偏見，認為瘟疫是中國人帶來的，有些餐廳及旅館甚至不歡迎中國人進內，故這時候是不方便使用社團的地方。因此，我們暫時只好維持網上聽道和查經聚會。

這樣，就像聖經所說的試煉般，雖然沒有火燒，卻不知不覺地顯露了學生的本相。過往我們平均有 8 至 10 名學生來聚會，剛開始網上聽道，人數跟實體聚會時差不多。然後，人數開始減少，到現在每週只有大概 3 至 4 個學生。查經方面，剛開始也有 6 個學生報名，但後勁不繼，現在有時 3 個，有時全都缺席。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？原來自從學校使用網課，學生都不用按時上網報到，因為只需上網看錄影。因此學生們的生活作息都日夜顛倒了：白天睡覺，下午很晚才起來聽課，晚上玩手機到天亮才再睡。主日早上起不了床崇拜，查經也不上心。原來，這幾年我們在他們身上所作的，仍是虛空；他們的根基，仍是沙土，經不起疫情帶來「新常態」的試煉。

看見其他宣教士同路人分享，在這時間將危機化作轉機，使用網絡作更大的服事：網上崇拜聚會人數增多幾倍、更多人參加主日學、接觸更多未信者等等，我為他們感恩，感謝主使用他們。不過，剛才說帶給我的心靈衝擊，仍是實實在在的。來全州留學的中國學生越來越少、

教會的學生意生命這樣的不濟，我難免向主發出怨言：「我在這裡做什麼？我仍可以做什麼？」當然，人需要在逆境中帶著積極心態面對；但心靈的苦澀是實在的，不能否認的。正如今天的香港，多少人心靈受創傷？多少希望幻滅了？多少人因疫情失去工作、找了一個月仍未找到新工作？家庭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壓力？多少人失去了多年的友誼，只因觀點立場的不同？

我只能回到信仰的基本，尋找及倚靠那以馬內利的上主。因為，我是從祂而出的，離了祂，我就不是什麼，也不能作什麼。我未必能找到答案，但我知道，禱告祂不是為了答案，乃是將自己放在祂手中，重新歸回安息。瘟疫是一場試煉，對我也是如此，要試煉我對主的信心、對弟兄姊妹的愛心、對事奉的忠心。

「我的心哪，你為何憂悶？為何在我裡面煩躁？應當仰望神，因他笑臉幫助我；我還要稱讚他。」（詩 42:5）